

姚 鹏

自由女神的遐想



自由女神的遐想

——对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历史反思

姚 鹏

東方出版社

自由女神的遐想

ZIYOU NUSHEN DE XIAXIANG

——对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历史反思

作者/姚 鹏

责任编辑/方 鸣

封面设计/方 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170,000

版次/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 - 3,5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7-5060-0061-X/B·10 定价4.00元

目 录

楔子	3
----	---

1 巴士底狱的囚徒	29
2 人与巨兽	40
3 盲诗人的歌	50
4 先知先觉	61
5 他忘记了埋葬自己	73
6 理性和自由的法典	84
7 一个冬天的童话	95
8 咖啡馆与哲学家	109
9 春之歌	121

10	朝霞	· · · · ·	132
11	自由的哨兵	· · · · ·	142
12	繁华春梦	· · · · ·	153
13	愤怒的黄蜂	· · · · ·	162
14	自由的使者	· · · · ·	173
15	正义 · 幸福 · 自由	· · · · ·	185
16	私淑弟子和精神儿子	· · · · ·	196
17	重新发现的世界	· · · · ·	208
18	文学与自由	· · · · ·	220
19	睡帽里的骚动	· · · · ·	232

20	漫游在精神世界	244
21	自由与权利	256
22	面包与自由	269
23	价值观念的冲突	282
24	个人与社会	294
25	自由女神的召唤	304
26	告别锁链	315

题跋	337
主要参考书目	348
后记	353

为纪念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而作

楔子

向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宣告自由。

《旧约全书·利未记》

法国就是巴黎，巴黎就是法国。倘若从巴黎是法国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看，这个判断并不过分，但是人们不可忽视，在外省也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堪与巴黎媲美。18世纪的图卢兹就是其中值得一提的城市，它位于拉泰拉勒阿拉-加龙运河和南运河的交汇处，是加龙省省会。它的以红玫瑰色砖瓦为特色的建筑，延续着它自罗马帝国时代建城以来形成的与众不同的风格。位于市中心的维尔饭店和图卢兹法院所在地的那尔波奈宫，

在当时的法国均属第一流的建筑，其雄伟壮观的气势不亚于凡尔赛宫。离维尔饭店不远的菲拉蒂埃大街是商业中心，这条石块铺敷的大街狭窄拥挤，却颇能吸引人。衣着各异的人群，贪婪的商人、辛勤的工匠、苦命的学徒、忙碌的家庭主妇、虔诚的修女和教士、顽皮的学生、天真的儿童等等，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正是在这条普通的商业街上，18世纪60年代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震撼了法国、震撼了欧洲，广泛地唤起了人民的觉悟和热情，激化了潜伏已久的法国内部矛盾，抬高了几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但势单力孤地为自由、平等、正义、宽容奋力疾呼的启蒙思想家的声望。它使反动分子遗臭万年，使自由的保卫者流芳百世。这就是“卡拉事件”。

菲拉蒂埃大街16号是一家绸布店，店主人名叫让·卡拉，专门为贵夫人印制作衣料和装饰布的平纹花布。几个世纪以来，图卢兹印染工业颇有名气，卡拉的商店是其中较有声誉的一家，他是精明的商人，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当地的主教经常派人来采购布料，时髦的太太们也亲自登门挑选卡拉印的花布。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这是人们对法国新教徒

的叫法，基本上属于加尔文主义。卡拉为人和善、待人宽厚、老实朴素，他是6个孩子的父亲。卡拉夫人出身贵族，是孟德斯鸠侯爵的侄女，她把4儿2女培养得温文有礼，颇有教养。

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异常，天气炎热，许多人纷纷到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避暑，而象让·卡拉这样忙碌的店主却没有这种福份，只好把两个女儿送到乡下，打发两个小儿子到外地经商，家里只剩下大儿子马克-安东尼、二儿子皮埃尔和老两口。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29岁，素性抑郁，居常落落寡欢，他既不想象父亲和弟弟们那样经商，也没有这方面的才干。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内卡和普鲁塔克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雷特关于生与死的独白深深感染他。“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

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他对这段论自杀的戏词颇有兴趣，常常默默的吟诵。图卢兹是一个天主教占优势的城市，胡格诺教徒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正是马克-安东尼忧郁的原因。

10月13日，马克-安东尼的朋友拉瓦依斯到卡拉家作客，卡拉夫妇热情接待他，并留他在家里吃晚饭，席间，马克-安东尼与弟弟皮埃尔为小事发生口角，便愤然离席出去。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饭后，大家继续喝咖啡，直到九点半，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主人送客下楼，突然发现马克-安东尼悬吊在店铺的门框上。众人急忙割断绳子把他放下，请来医生抢救，均无济于事。

图卢兹在历史上是宗教狂热最猖獗的地方，早在“胡格诺战争”时期，打算与支持新教徒的亨利四世妥协的亨利三世，就是在图卢兹被狂热天主教徒刺死的。图卢兹天主教徒还每年举行游行，张灯结彩，点燃篝火，庆祝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菲拉蒂埃大街的人命案，被少数狂热的天主

教徒所利用，掀起一场残酷的宗教迫害活动。有人叫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并向法庭控告说，是卡拉夫妇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最近改信了天主教，而卡拉夫妇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许他皈依。

马克-安东尼这个本来违反基督教不准自杀禁令的人，却被教会捧为殉道者，人们为他举办了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礼，仪式十分壮观：教堂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副从外科医生那里借来的骷髅，一只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者的标志，另一只手握着据说是他签署放弃异端声明的那支笔，作为他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着宗教狂热的气氛，马克-安东尼被奉为圣人，享有圣人的礼仪，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做出奇迹。有一位教士忍痛拔出自己的两颗牙齿，作为马克-安东尼的遗物祭奉起来；有个老妇人比其他人虔诚，她耳聋多年，却宣称自己在马克-安东尼的葬礼上听到了钟声；还有一位教士声言自己在这个殉道者的感召下，用催吐剂治愈了中风，使瘫痪者恢复了行走。传播这些消息的人写了宣誓书，证明这些奇迹是他们耳闻目睹的。

图卢兹法院开庭审理卡拉案件，被告和证人均陈明马克-安东尼是自杀，卡拉家的厨娘是个天主教徒，她对法官说，让·卡拉是位慈爱、宽厚的父亲，从不干涉子女的信仰，她本人曾劝说三儿子路易改信了天主教，不仅路易没有受责备，她的厨娘工作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法官们虽找不出被告犯罪的证据，但是宗教狂热使他们抱定卡拉是谋杀者的成见。1762年3月9日，法庭以八票对五票的表决结果，判处让·卡拉死刑。

3月10日，让·卡拉被送往刑场，他路经自己生活了40余年的图卢兹街道，露出对生命、对亲人、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他不住地向人们大喊：“我是无辜的！”他离开人世时非常痛苦，一位见证人后来回忆说：“卡拉以不可思议的坚强毅力忍受着严刑拷打。在绞架上，刽子手打他一下，他只喊一声。在被绑在车轮上的两个小时中，他与领忏悔神父交谈的是与宗教无关的事情，他声明他不想谈宗教问题，谈也无用，因为他想至死做一个新教徒。”^①刽子手先用铁棍打断了他的臂骨、

① 埃德纳·尼克松：《伏尔泰与卡拉案件》(Voltaire and the Calas Case)，伦敦1961年英文版，第107页。

腿骨和肋骨，然后又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还要用火烤。卡拉对身边的神父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忍受比我的更残酷的极刑。我对自己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

骇人听闻的卡拉事件很快传遍法国，这种事件在法国发生的太多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况且，图卢兹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巴黎高等法院审核过判决，即使人们风闻这个案件中有冤情，也很少有人不怕麻烦与法院作对。然而，正义的情感是永存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有少数不怕死的人站出来，与人世间的恶魔作对的。

蛰居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德利斯山庄的一位法国著名作家，毅然拿起他那支犀利的笔，蘸着辛辣、苛刻、嘲笑、愤怒的墨水，为卡拉一家伸张正义。这位老人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宗教偏狭的剧本，但是他感到没有一个剧本能够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那样使人毛孔悚然、令人发指。他表示，为了不昧良心，他必须动员自己的朋友，利用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修正图卢兹法院的致命错误。他立誓，为了防止这种悲剧在其他人身上演，为了保卫

每个人的权利和信仰自由，他宁死不会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这不再是卡拉的遗孀或他家人的事，而是公众的事情，是人类的事情。

他给法国宫廷中一些地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通过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取他们的支持。他还靠在巴黎的不少启蒙思想家，如达兰贝尔等人的帮助，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埃利·德·鲍孟、以文字优雅著称的律师卢瓦佐和马利埃特。鲍孟起草了一个复审卡拉案件的建议，卢瓦佐写了一份关于卡拉案件始末的备忘录，马利埃特代卡拉夫人向国王写了正式的申诉书。使住在德利斯山庄的这位老人感到欣慰的是，卡拉夫人收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在法庭重新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

卡拉夫人受到如此对待，主要应归功于这位老人发表的一部著作《论宽容》。宽容，按当时的含义讲，意指宗教信仰自由。作者详细客观地记叙了卡拉案件的真相，愤怒地指出，图卢兹的宗教狂热是在现代、在哲学已取得很大进步的时期发生的，是在100多位学者用他们的笔，谆谆

教诲人性和生活方式应温文尔雅的时候发生的，是在理性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发生的，因而，这是宗教狂热以其双倍的疯狂向自由的人类的挑战。

作者着力揭露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以来，宗教狂热、偏狭、不宽容，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法国近两百年来，一直是欧洲宗教战争最猖獗的地区，早在16世纪初，天主教会为惩治胡格诺教徒，设立了“火焰法庭”，处死大批“异端分子”。1562年至1594年发生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其中尤以“圣巴托罗缪之夜”最为残酷，1572年8月23日夜，信奉天主教的亨利·吉斯公爵率领军队袭击另一个大贵族，胡格诺教派首领那瓦尔王亨利的婚礼仪式，屠杀了胡格诺教徒2000多人。“三十年战争”以亨利四世（即那瓦尔王亨利）改奉天主教、同时颁布南特敕令而结束，这个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而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在国家官职上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后来，胡格诺教在法国有很大发展，到17世纪末，已发展到100万信徒，在资产阶级和城市中间很有影响，工业家、财政家、帮工、商人或手工业者大部分是胡格诺教徒。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